

《學佛三要》

〈七 慈悲為佛法宗本〉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117 ~ p.139)

釋貫藏 敬編 2019.3.1

目次¹

一 佛法以慈悲為本	4
(一) 總說「慈悲為本，是圓正的，是大乘佛教的心髓、佛教的真實內容」	4
(二) 從聲聞三藏的釋迦佛，論「慈悲為本」	6
1. 釋尊的現生行跡（佛傳）	6
(1) 菩薩位	6
A. 觀耕：見世間的殘酷面目，內心深切悲痛，引發求道與解脫世間	6
B. 遊觀：見人類（一切眾生）生命的悲痛過程，不但為自，更為一切眾生著想	6
(2) 成佛轉法輪	7
2. 釋尊的往昔修行（本生談）	8
3. 結：大乘的行果——菩薩與佛，是徹始徹終的慈悲心行	8
(三) 從大乘經，論「慈悲為本」	8
※同為佛子，而菩薩如嫡子，聲聞如婢子（獨善心行，無大慈悲）	8
(四) 結評	8
1. 專以聲聞心行為佛法，不能說佛法以慈悲為本	8
2. 依大乘（佛真精神）：「慈悲為本」是最恰當的抉發佛教本質、佛陀心髓	8
二 慈悲的根源	9
(一) 佛法直探慈悲的底裡，不受創造神的迷妄、一般人的狹隘所拘蔽	9
(二) 慈悲是契當事理所流露的，從共同意識而泛起的同情	9
1. 事——「緣起相」的相關性	9
(1) 世間的一切，是「關係的存在（相依相成的緣起法）」	9
※因緣和合的存在，雖現為個體的、獨立的活動，實受關係的決定	9
(2) 從緣起事實，即成「無我慈悲為本」的人生觀	9
A. 現生：依於共同意識（同情），而有親愛的關切，生起慈悲心行	9
B. 三世流轉：從自他展轉達一切眾生的共同意識，起慈悲一切眾生的報恩心行	10
(3) 結：慈悲為道德根源、最高準繩，是人心映現緣起法則而流露的關切同情	10
2. 理——「緣起性」的平等性	10
(1) 不再單是相依相成的關切，而是進一步無二無別的平等	10
(2) 平等一如的心境，當然發生「同體大悲」	10

¹ 案：凡「加框」者，皆為編者所加。

※無論對自對他，都有著同一根源的直感與渴仰.....	10
(3) 我們沒體現緣起性但不遠離，經意識妄想的直覺依舊透露出，是慈悲根源..	10
※同源的直感與渴仰，不是神在呼召我們，是緣起法性敞露於我們之前.....	10
(三) 綜結：慈悲不是超人、分外的，只是契當事理真相（緣起相性）的自然流露	11
三 慈悲與仁愛的比較	11
(一) 關於「緣起相」：與儒、墨的比較.....	11
1.類似處.....	11
(1) 緣起相的依存.....	11
A.佛法「慈悲」.....	11
B.儒家「仁」.....	11
C.墨家「兼愛」.....	11
(2) 緣起相的無我.....	11
A.佛法「無我」.....	11
B.墨家「兼，無人也」.....	11
C.儒家「仁者無敵」.....	11
2.非常的不同.....	12
(1) 佛法內證身心無我，外達自他無我；儒墨缺向內深觀，只向外無敵、無人..	12
※不能內觀無我，即執我我所；從此對外的仁、愛，即不能實現無敵無人的理想	12
(2) 儒仁，出發於家庭本位（家屬愛），從此向外推，終究為狹隘的「家」拘蔽	12
(3) 佛法直從破自我出發，破狹隘對一切眾生慈悲；徹底與普遍，非儒仁可比..	12
(二) 關於「緣起性」.....	12
1.基督教.....	12
(1) 基督教的博愛，主要啟發於萬化同體同源的觀念，近於緣起法的平等性.....	12
(2) 無始終限量、光明清淨喜樂的宗教經驗，依佛法說，是幻境、定境.....	12
(3) 缺緣起無我的深觀，用自我的樣子而想像為創造神.....	13
2.例舉其他「有宗教經驗、玄學體會的」.....	13
3.評比.....	13
(1) 平等一如，本是事物的本性；因缺無我的智慧，在定心中想像為創造神.....	13
(2) 創造神的根源有其神秘經驗；唯定慧深徹的佛法，能確指其來蹤去跡.....	13
(三) 關於「（緣起事理相應的）慈悲」.....	14
1.評老、莊的慈：不能深徹的內觀無我，故慈是孤立的、靜止的互不相犯.....	14
※近於印度隱遁、獨善的一流；慈愛是沒有積極闡揚.....	14
2.評基督教的博愛.....	14
(1) 根源於迷妄的神造說.....	14
(2) 由於神的缺陷性，故其博愛無法完善.....	14
A.民族神偏愛「選民」，對外邦人（不信者、罪惡者）從不憐愍.....	14
B.雖成全人類的宗教，然選民的偏愛未絲毫改變「外邦人轉為異教徒」.....	14

C.基督教的神學，信我、屬我的，才是生存；不信我、不屬我的，便是死亡.....	14
※宗教的獨佔性、排他性，不但論理不通，實表現非人性、不民主的猙獰面目..	14
(3) 神的博愛觀，正發展成新的姿態「共產主義」.....	15
※獨佔的、排他的階級愛，與「異我者仇」的殘酷，永久結合在一起.....	15
(4) 結：「無偏無黨」的仁慈者，應起來釜底抽薪，從根糾正過來.....	15
四 慈悲心與慈悲行	15
(一) 總說「菩薩以大悲而不得自在：菩薩的一切作為，都以慈悲為動力」.....	15
※菩薩的「捨己利他」，是完全的「忘己為他」.....	15
(二) 別詳.....	15
1.慈悲心——「慈、悲、喜、捨」四心.....	15
(1) 四心的意義.....	15
(2) 四心的總和，才能成為真正的菩薩心.....	15
2.慈悲行（利他行）——「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攝.....	16
※只有慈悲心是不夠的，要從實際的事行中，充實慈悲的內容.....	16
(1) 統攝一切利他行：布施.....	16
(2) 實現利他行，還要有「愛語、利行、同事」.....	16
※愛語、利行、同事，是使布施成為有效，能達到真能利益眾生的方法.....	16
A.愛語.....	16
B.利行.....	16
C.同事.....	16
D.小結.....	17
3.結說：四攝，是慈濟眾生、和合眾生的基本，為領導者（攝）應有的德行.....	17
※菩薩「為尊為導」，非為領導的權威，是為慈濟眾生：非如此不能完成利益人類.....	17
五 慈悲的長養	18
(一) 慈悲是人類同有；慈悲的修習，重在擴充、淨化，不為狹隘自我所歪曲.....	18
(二) 長養慈悲心，略有二大法門（偏約世俗說，緣世俗相而生起）.....	18
1.自他互易觀.....	18
※還只是擴充自我的情愛，雖能長養慈悲，而不能淨化完成.....	18
2.親怨平等觀.....	19
(1) 從親而疏而怨，次第的擴充起慈悲心.....	19
A.親.....	19
B.中.....	19
C.怨.....	19
(2) 慈心普遍到一切，才是佛法中的慈悲（還是偏約世俗說）.....	19
六 慈悲的體驗	20

(一) 慈悲與智慧，並非相反；智慧的體證，也就是慈悲的體現.....	20
(二) 慈悲可分為三類.....	21
1. 眾生緣慈：一般凡情的慈愛.....	21
※不明我法二空，緣「實有眾生、實有苦樂法」.....	21
2. 法緣慈：二乘聖者的心境.....	21
※悟解眾生無我，不能徹了一切法空，緣「假名眾生、有惑業苦法」.....	21
3. 無所緣慈：佛菩薩的實證.....	21
(1) 通達我法畢竟空，緣「如幻假名的我法」.....	21
(2) 特明「慈悲的激發、流露，必緣眾生相」.....	21
(3) 評「儒家的體見仁體」.....	21
(三) 契合佛的精神，決非偏枯的理智體驗，而是悲智融貫的實證.....	23
1. 四種三昧，與四法印相契合.....	23
2. 無量三昧可離欲，與空、無相、無願同義（但在聲聞佛教的昂揚中被遺忘）.....	23
3. 無量三昧，即是「緣起相依相成、無自無他而平等的正觀」.....	23
4. 評比：無量三昧，被聲聞遺忘（初期佛教唯一不幸事件），到大乘才開顯出來.....	23
5. 總結：唯有最高的道德（大慈悲），才能徹證真實而成般若.....	24

——本文²——

一 佛法以慈悲為本

(一) 總說「慈悲為本，是圓正的，是大乘佛教的心髓、佛教的真實內容」

「慈悲為本」，這句話是圓正的，大乘佛教的心髓，表達了佛教的真實內容。作為大乘佛教的信徒們，對此應給予嚴密的思惟，切實的把握！

〔一〕⁽¹⁾從菩薩的修行來說，經上一再說到：「大悲為上首」；「大慈悲為根本」。³〔2〕從修學

² 案：1、凡「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皆屬「同一段落」。

2、文中「上標編號」，為編者所加。

3、註腳引文，若為編者所略部分，以「…〔中略〕（或〔下略〕）…」表示。

4、註腳引文，梵巴字原則上不引出。

5、印順導師原文中，括號內的數字，如「(1.001)」，表示原文本有的註腳。

³ (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13〈16 三摩地品〉(大正07，72c9-14)：

善現！云何布施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首，用無所得而為方便」，自捨一切內外所有，亦勸他捨內外所有，持此善根與一切有情同共迴向一切智智。善現！是為菩薩摩訶薩布施波羅蜜多。

善現！云何淨戒波羅蜜多？…〔下略〕…

(2)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51～p.257：

第二節 從利他行中去成佛

三心 菩薩行是非常深廣的，這只能略舉大要，可從《般若經》的依止三心而行六度萬行來說。三心，是「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上首，無所得為方便」。…〔中略〕…

依三心修六度 依上面所說的三心，才能修菩薩的六度。但這是說，菩薩的一切德行，不能離去這偉大目標，純正動機，適當技巧，不是說三者圓滿了再來修學。六度是菩薩行的大綱，…〔中略〕…

完成的佛果來說，經中說：「諸佛世尊，以大悲而為體故」。⁴論上說：「佛心者，大慈悲是」。⁵

〔二〕經論一致的開示，大乘行果的心髓，不是別的，就是慈悲。^{〔1〕}離了慈悲，就沒有菩薩，也沒有佛。^{〔2〕}也可說：如沒有慈悲，就沒有佛法，佛法從慈悲而發揮出來。⁶

略〕…菩薩的自利利他行，一切都攝在這六度中。

依六度圓滿三心 菩薩的修行六度，出發於三心，歸結於三心，又進修於三心的推移過程中。…〔下略〕…

（3）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163：

大乘行者，一定要有信願，有智慧，有慈悲，也即是具足了菩提願，真空見，大悲心，這才能完成菩薩的聖格，達成淨化自己，淨化眾生，淨化國土的究竟和平。

這三者中，慈悲是最要的。這是融和自他，為他利他的主要因素。因為^{〔1〕}有了慈悲，才不但是徹證空性的智慧，而且是人世利生的方便善巧。^{〔2〕}信願，也不但是求出生死苦難，而是能不離生死，願入地獄；不但是志求佛道，而且是「有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

（4）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17～p.19：

關於修行的方法，雖然很多，主要的不外：「淨心第一」和「利他為上」。…〔中略〕…

其次講到利他為上：依於自他增上的原則說，個人離開了大眾是無法生存的，要想自己獲得安樂，必須大家先得安樂。就家庭說：你是家庭中一員；就社會說：你是社會上一分子。家庭中能幸福，你個人才有幸福之可言；社會上大家能夠和樂，你個人才能獲得真正安寧。這如注重衛生，如只注意家庭內部的清潔，不注重到家庭四週環境的衛生，這是不徹底的衛生。

〔1〕所以小乘行者，專重自利方面，專重自淨其心，自了生死。以大乘說，這是方便行，不是究竟。

〔2〕菩薩重於利他，無論是一切時，一切處，一件事，一句話，都以利他為前提。

〔1〕淨心第一，還通於二乘；〔2〕利他為上，才是大乘不共的特色，才更合於佛陀的精神。

⁴《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大正10，846a13）：

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

⁵《大智度論》卷27〈1 序品〉（大正25，256b13-c3）：

【經】大慈大悲，當習行般若波羅密。

【論】…〔中略〕…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大慈以喜樂因緣與眾生，大悲以離苦因緣與眾生。譬如有人，諸子繫在牢獄當受大罪，其父慈惻以若干方便令得免苦，是大悲；得離苦已，以五所欲給與諸子，是大慈。如是等種種差別。

問曰：大慈、大悲如是，何等是小慈、小悲，因此小而名為大？

答曰：…〔中略〕…復次，^{〔1〕}諸佛心中慈悲，名為大；^{〔2〕}餘人心中，名為小。

問曰：若爾者，何以言「菩薩行大慈、大悲」？

答曰：菩薩大慈者，於佛為小，於二乘為大，此是假名為大；佛大慈、大悲真實最大。…〔中略〕…復次，凡夫人、聲聞、辟支佛、菩薩慈悲名為小，諸佛慈悲乃名為大。

另參《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1（大正12，343c1-2）：

諸佛心者，大慈悲是；以無緣慈，攝諸眾生。

⁶案：亦如下文論述所說的：「菩薩以慈心而修波羅密多，圓滿時成就佛果。所以大乘的行果——菩薩與佛，是徹始徹終的慈悲心行。」「偏從聲聞法說，專以聲聞的心行為佛法，那是不能說佛法以慈悲為本的。然依代表佛陀真精神的大乘來說，慈悲為本，是最恰當的抉發了佛教的本質，佛陀的心髓。」

另參見：

（1）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270：

發心名菩薩，眾生之上首。世出世功德，悉由菩薩有。

（2）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

「佛法」，為佛與法的結合詞。佛是梵語佛陀的略稱，其義為覺者。法是梵語達磨的義譯，精

（二）從聲聞三藏的釋迦佛，論「慈悲為本」

這樣的大乘宗旨，專為「己利」著想的聲聞行者，也許不能同意。其實聲聞行者共同承認的三藏，釋迦佛也確實是這樣的。

1. 釋尊的現生行跡（佛傳）

以釋尊的現生行跡來說：

（1）菩薩位

A. 觀耕：見世間的殘酷面目，內心深切悲痛，引發求道與解脫世間

他最初發生修道的動機，是由於他的觀耕而引起。釋尊生長王宮，難得出去觀察農夫的耕種。他見到烈日下辛苦工作的農夫，饑渴疲乏而還得不到休息；見到耕牛的被役使，被鞭策，被軛壓傷皮肉而流下血來；見到田土翻過來時，種種的小蟲，被鳥雀所啄食；見到牛血滴下土壤，不久就生出蛆蟲，而成為鳥類的食品。

眾生的自相殘害，農工的艱苦，刻劃出世間的殘酷面目。釋尊內心的深切悲痛，引發了求道與解脫世間的思慮。這那裡是專為自己著想！

B. 遊觀：見人類（一切眾生）生命的悲痛過程，不但為自，更為一切眾生著想

其後，釋尊又出去遊觀，見到老病死亡。從一人而了解得這是人類同有的痛苦經歷，自己也不能不如此。從他人而理解到自己，從自己而推論到他人。⁷

確的定義是軌持，即不變的軌律。**佛與法的綴合語，應解說為佛的法。**

本來，法是「非佛作亦非餘人作」的；本來如此而被稱為「法性法爾」的；有本然性、安定性、普遍性，而被稱為「法性、法住、法界」的。這常遍的軌律，何以要稱為佛法？因為這是由於**印度釋迦牟尼佛的創見，而後才流行人間；「佛為法本，法由佛出」^{*}，所以稱之為佛法。**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168 ~ p.169：

我們這個世界上之有佛法，實從釋尊的證覺始起。⁽¹⁾釋尊證覺以後，此世界就有了**佛法**，但那時還無教說，⁽²⁾等釋尊將自己怎樣覺悟的內容說出之後，演布成文字的教說，建立清淨的僧團，而成為**佛教**。

釋尊的說法，應順眾生的根性機宜，對於智慧（根性）較高的人，便說深一點的法門，智慧較低的人，即說淺近的法門。**釋尊的說教，同時依據於證覺的真實法，所以成了恆順眾生契理契機的佛法。我們對於釋尊的教說，應有二點根本認識：一、「法界等流」：**法界即諸法實相，釋尊體證的諸法實相，本是遠離名言，不能假藉言說說明的，但釋尊不說，世界即無佛法。所以釋尊祇得以言說，相似相近的把它說出來，成為與法界平等流類的佛法。這比如福藏塔，任你用如何的方法去說明比喻，但都不能將塔的真相表露出來。可是人們從這些語言的說明中，到底也能依稀知道了塔的形像。佛法也是如此，釋尊假藉語文的說明來顯示諸法實相的理體，這語文的顯示，雖並不就是實相的本身，但眾生可從這語文的顯示中去領會它。**二、「大悲等流」：**釋尊體證諸法實相，解脫生死苦輪，這實相的妙法，釋尊雖然了知，而無邊的眾生，仍然沈迷在生死煩惱的深淵中。故釋尊為了悲憫眾生，以悲願力，發動智慧，而將自己證悟的法門宣示出來。因此釋尊的說法，不是為了生活，也不是為了爭勝求榮自大，純係從悲心的激發，利益眾生，而說出的大悲等流法。

（3）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5：

從佛法流行人間說，佛陀與僧伽是比法更具體的，更切實的。**但佛陀是法的創覺者，僧伽是奉行佛法的大眾，這都是法的實證者，不能離法而存在，所以法是佛法的核心所在。**

⁷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18 ~ p.19：

時代之政教趨勢既明，可以進論**釋尊出家之動機矣。**

傳說父王曾偕太子出遊，並觀耕焉。田間作人赤體辛勤事耕墾，形容枯瘠，日炙汗流，並困乏饑渴而

這種人類——一切眾生生命歷程中的悲痛過程，^[1]如專從自己著想，即成為聲聞的厭離（苦）心。^[2]如不但為自己，更為一切眾生著想，即成為菩薩的悲愍心。⁸

（2）成佛轉法輪

釋尊是並不專為自己著想的，所以一旦在菩提樹下，**徹悟了人生的真實**，即踏遍恆河兩岸，到處去轉法輪，擊法鼓，吹法螺，以微妙的法音，來呼召覺悟在痛苦中的眾生。⁹

不得息。犁牛困頓，備受鞭策羈勒之苦；犁場土毒之下，悉有蟲出，鳥雀飛來競食之。太子有感於農奴貧病，眾生相殘之苦，悲心油然而生，因移坐閻浮樹下，寂然而思所以救濟之道，隱萌出家之志。此釋尊入道之初心，社會救濟與生死解脫，實兼而有之。

復有說焉：太子嘗遊觀四門，歷見老、病、死苦，及見出家安樂而日增其厭世出家之心。此不必視為事實，要為熟聞塵世可厭，解脫為樂而出家。遊觀云云，特象徵其內心之感悟而已！

傳說出家之動機止於此，吾嘗於迦毘羅衛之國政，若有所見焉。…〔中略〕…釋尊其有感於國族之苦乎！不為轉輪王，則為一切智人，二者不相兼而不相悖。捨無可為之故國，謀生死之解脫，兼求淑世善生之道，釋尊毅然成行矣。

⁸（1）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189～p.190：

二、「**大悲為上首**」者：悲以拔苦為義。世間即苦，知之切者痛之深，人莫不能離苦而莫知之也。背解脫，趣生死，吾不濟拔誰濟之？以有情之苦樂為苦樂，如母之子憂而憂，子樂而樂，故曰「為眾生病」；「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悲心徹骨髓而莫能自己，唯悲所之。「菩薩但從大悲生」，悲心（情）動而後求佛果（意志），非為成佛而生大悲也。

菩薩憫苦，與聲聞厭苦異。

（2）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205～p.206：

聲聞道以無常為門，己利為事，切感於人生之苦，急求有以解脫之。其苦行餘習深厚者，竟以乞食、教化為多事，業盡命終為難忍，此心此行，難以言菩薩之道也。時眾渴望於菩薩道，而聲聞不能，奈何！

行菩薩道者，**必求其知苦不厭，以利他為己利；反求於釋尊之本教，乃知唯性空能之。**菩薩道，常無常性空如幻，苦樂如幻，一切一味相，齊染淨、苦樂、人我、縛脫，即一切之自虛而等視之。**知緣起之苦樂宛然而自性都空，以法持心，夷然而住；不以常樂而少拘物欲，不因無常苦而急怖生死，乃能在塵不染而化世也。**

此與聲聞之捨染取淨，厭苦求樂，其心行有天地之隔。「文殊師利本緣」，曾於此深切言之。一切有情畢竟空，覓自他了不可得，非有己可利也。緣起假名，則一切有情相依相資，自「三火」、「六禮」而極論之，自過去以至未來，有「四恩」之說，他利即己利，有情病即菩薩病，忘己以為人，乃成菩薩之道。**達性空則知苦不厭，解性空之緣起假名，則憫苦而悲生。闢菩薩之大道，而性空門乃恢恢乎其大矣！**

⁹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9～p.12：

四 出家更接近了人間

釋尊的出家，不但常被外人，就是小乘學者，也常誤會他是消極厭離。其實，**釋尊出家的主要動機，是不忍人世殘酷的慘殺，不忍貧農的胼手胝足而不得溫飽；**這在佛本行經太子觀耕（釋尊最初發心）的故事中，可以明白看出。**從釋尊倡導的緣起正法來看，也明白如繪。**「老病死憂悲苦惱」與「生」，就是八苦。這不但是「老死」，那人與人間、人與自然間種種的苦痛與缺陷，都是佛教的觀察對象。要給予這人生的缺陷以適當的解決，非解決這苦痛的原因——「愛取」不可。愛是生命的貪戀與世間所有物的繫著；取是內依自我愛欲的發展而為一切的追求，企圖滿足一人一家一國的爭奪。…〔中略〕…這樣看來，佛教所說的苦，不單是「老死」，苦痛的解決，在勘破自我的愛取，在改變我們身心的行為。相對的改善，就是世間的救濟；根本的解決，就是出世。

世間與出世間，並非敵對相反（不善世間是相反的）。世間的改善與淨化，決不障礙出世的解脫，反而是接近。…〔中略〕…

釋尊是迦毘羅的王子，陷在五欲享受的重圍中，這不是尊榮幸福。在釋尊悲智的意境上，這是人生的大不幸，是悲哀。他離開王宮，**完成最高的犧牲——棄世，才真正的走入人間。**自然屬於自然，

從傳記去看，釋尊的一生，不外乎大慈大悲的生活，無非表現了慈悲為本的佛心。

2. 釋尊的往昔修行（本生談）

如進一步而推求釋尊的往昔修行，在傳說的**本生談**中，菩薩是怎樣的捨己為人！是怎樣的慈愍眾生！

3. 結：大乘的行果——菩薩與佛，是徹始徹終的慈悲心行

聲聞學者，也不能不說：菩薩以慈心而修波羅密多，圓滿時成就佛果。

所以大乘的行果——菩薩與佛，是徹始徹終的慈悲心行。如離去了慈悲，那裡還配稱為大乘呢！

（三）從大乘經，論「慈悲為本」

※同為佛子，而菩薩如嫡子，聲聞如婢子（獨善心行，無大慈悲）

大乘經中說：菩薩與聲聞，雖同樣的稱為佛子，而^{〔1〕}菩薩如長者的大夫人子，^{〔2〕}聲聞如婢子。¹⁰這是說：

^{〔1〕}菩薩是佛的嫡子，繼承了佛陀的高貴而純正的血統。^{〔2〕}聲聞呢？他雖也依佛口生，從法化生，¹¹而不免屬¹²入了卑賤的血統。這種卑賤的傳統，不是別的，是釋尊適應印度當時的——隱遁與苦行的獨善心行。聲聞^{〔A〕}是佛法，有深智的一分，^{〔B〕}但不能代表圓正的佛法，因為他含著違反佛陀精神的一分，即沒有大慈悲，所以《華嚴經》中比喻二乘為從佛背而生。¹³

（四）結評

1. 專以聲聞心行為佛法，不能說佛法以慈悲為本

因此，偏從聲聞法說，專以聲聞的心行為佛法，那是不能說佛法以慈悲為本的。

2. 依大乘（佛真精神）：「慈悲為本」是最恰當的抉發佛教本質、佛陀心髓

然依代表佛陀真精神的大乘來說，慈悲為本，是最恰當的抉發了佛教的本質，佛陀的心

一切還於一切；在自我私有的佔領形態下，能有圓滿的真理與自由嗎？這種精神，貫串在一切中。…〔中略〕…他為著什麼？拋棄了人間嗎？比那些稱孤道寡的統治者，更消極嗎？一切屬於一切，唯有為眾生特別是人類的痛苦，為人類的真理與自由，為使人類向上；此外更不為自己，沒有自己。在這人類所知的歷史中，有比釋尊更在人間的嗎！

「為家忘一人，為村忘一家，為國忘一村，為身忘世間」。為身不是為一人，忘世也不是隱遁山林。為身忘世間，是比為國家民族的生存而不惜破壞更為高級的。為自我的解脫與真理的掘發，有割斷自我與世間愛索的必要。這樣的為身才能為大眾，忘世才真正的走入人間。

¹⁰《大寶積經》卷 112〈普明菩薩會第四十三〉（大正 11，634b26-c4）：

迦葉！譬如剎利大王有大夫人，與貧賤通懷妊生子，於意云何，是王子不？不也，世尊！如是迦葉！我聲聞眾亦復如是，雖為同證以法性生，不名如來真實佛子。

迦葉！譬如剎利大王與使人通懷妊生子，雖出下姓得名王子。初發心菩薩亦復如是，雖未具足福德智慧，往來生死隨其力勢利益眾生，是名如來真實佛子。

¹¹《雜阿含·501 經》卷 18（大正 2，132 b1-9）：

若正說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者，則我身是也。

¹²【羈（イマ）】2.引申為錯亂攪雜。（《漢語大詞典（九）》p.195）

¹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7〈34 入法界品〉（大正 9，695c26-28）：

從其背，出阿僧祇聲聞、緣覺，應以二乘化眾生故。

髓。

二 慈悲的根源

（一）佛法直探慈悲的底裡，不受創造神的迷妄、一般人的狹隘所拘蔽

慈悲是佛法的根本；也可說與中國文化的仁愛，基督文化的博愛相同的。不過佛法能直探慈悲的底裡，不再受創造神的迷妄，一般人的狹隘所拘蔽，而完滿地、深徹地體現出來。

（二）慈悲是契當事理所流露的，從共同意識而泛起的同情

依佛法說，慈悲是契當事理所流露的，從共同意識而泛起的同情。這可從兩方面說：

1. 事——「緣起相」的相關性

從緣起相的相關性說：

（1）世間的一切，是「關係的存在（相依相成的緣起法）」

※因緣和合的存在，雖現為個體的、獨立的活動，實受關係的決定

世間的一切——物質、心識、生命，都不是獨立的，是相依相成的緣起法。

在依託種種因緣和合而成為現實的存在中，表現為個體的、獨立的活動，這猶如結成的網結一樣，實在是關係的存在。

關係的存在，看來雖營為個體與獨立的活動，其實受著關係的決定，離了關係是不能存在的。世間的一切，本來如此；眾生，人類，也同樣的如此。

（2）從緣起事實，即成「無我慈悲為本」的人生觀

所以從這樣的緣起事實，而成為人生觀，即是無我的人生觀，互助的人生觀，知恩報恩的人生觀，也就是慈悲為本的人生觀。¹⁴

A. 現生：依於共同意識（同情），而有親愛的關切，生起慈悲心行

單依現生來說，人是不能離社會而生存的。^[1]除了家庭的共同關係不說，衣食住藥，都由農工的生產原料，加工製造，由商賈的轉運供給；知識與技能的學習，學問與事業的成功，都靠著師友的助成。社會秩序的維持，公共事業的推行，安內攘外，一切都靠著政府的政治與軍事。如沒有這些因緣的和合，我們一天、一刻也難以安樂的生存。^[2]擴大來看，^[A]另一國家，另一民族，到這個時代，更證明了思想與經濟的息息相關。^[B]甚至非人類的眾生，對於我們的生存利樂，也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人與人間，眾生間，是這樣的密切相關，自然會生起或多或少的同情。同情，依於共同意識，即覺得彼此間有一種關係，有一種共同；由此而有親愛的關切，生起與樂或拔苦的慈悲心行。

¹⁴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56：

^[1] 慈、悲、喜、捨三昧的修習，達到遍一切眾生而起，所以名為無量，與儒者的仁心普治，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相近。但這還是世間的、共一般的道德，偉大的而不是究竟的；

^[2] 偉大而究竟的無量三昧，要通過無我的解脫道，才能有忘我為人的最高道德。

這是現實人間所易於了解的。

B. 三世流轉：從自他展轉達一切眾生的共同意識，起慈悲一切眾生的報恩心行

如從**生死的三世流轉**來說，一切眾生，從無始以來，都與自己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過著共同而密切的生活，都是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姊妹，我的夫婦兒女。**一切眾生，對我都有恩德——「父母恩」「眾生恩」「國家（王）恩」，「三寶恩」。**

所以^{〔1〕}從**菩薩的心境**看來，一切眾生，都「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姊如妹，和樂相向」。^{〔2〕}在**佛的心境**中，「等視眾生如羅睺羅」（佛之子）。

這種共同意識，不是狹隘的家庭，國族，人類；更不是同一職業，同一階層，同一區域，同一學校，同一理想，同一宗教，或同一敵人。而是**從自他的展轉關係，而達到一切眾生的共同意識**，因而發生利樂一切眾生（慈），救濟一切眾生（悲）的報恩心行。

（3）結：慈悲為道德根源、最高準繩，是人心映現緣起法則而流露的關切同情

慈悲（仁、愛），為道德的根源，為道德的最高準繩，似乎神秘，而實是人心的映現緣起法則而流露的——關切的同情。

2. 理——「緣起性」的平等性

再從緣起性的平等性來說：

（1）不再單是相依相成的關切，而是進一步無二無別的平等

緣起法是重重關係，無限的差別。這些差別的現象，都不是獨立的、實體的存在。所以從緣起法而深入到底裡，即通達一切法的無自性，而體現平等一如的法性。

這一味平等的法性，不是神，不是屬此屬彼，是一——緣起法的本性。

從這法性一如去了達緣起法時，^{〔1〕}不再單是相依相成的關切，^{〔2〕}而是進一步的無二無別的平等。

（2）平等一如的心境，當然發生「同體大悲」

※無論對自對他，都有著同一根源的直感與渴仰

大乘法說：眾生與佛平等，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這都從這法性平等的現觀中得來。在這平等一如的心境中，當然發生「同體大悲」。有眾生在苦迫中，有眾生迷妄而還沒有成佛，這等於自己的苦迫，自身的功德不圓滿。大乘法中，慈悲利濟眾生的心行，盡未來際而不已，即由於此。

一切眾生，特別是人類，^{〔1〕}不但由於緣起相的相依共存而引發共同意識的仁慈，^{〔2〕}而且每每是無意識地，直覺得對於眾生，對於人類的苦樂共同感。無論對自，無論對他，都有傾向於平等，傾向於和同，有著同一根源的直感與渴仰。

（3）我們沒體現緣起性但不遠離，經意識妄想的直覺依舊透露出，是慈悲根源

※同源的直感與渴仰，不是神在呼召我們，是緣起法性敞露於我們之前

這不是神在呼召我們，而是緣起法性的敞露於我們之前。

我們雖不能體現他，但並不遠離他。由於種種顛倒，種種拘蔽，種種局限，而完全莫名其妙，但一種歪曲過的，透過自己意識妄想而再現的直覺，依舊透露出來。

這是（歪曲了的）神教的根源，道德意識，慈悲精神的根源。

（三）綜結：慈悲不是超人、分外的，只是契當事理真相（緣起相性）的自然流露
慈悲，不是超人的、分外的，只是人心契當於事理真相的自然的流露。

三 慈悲與仁愛的比較

慈悲，不但是佛法的根本，也是中國文化與基督文化的重心。其中的異而又同，同而又異，應分別的解說。

（一）關於「緣起相」：與儒、墨的比較

1. 類似處

（1）緣起相的依存

A. 佛法「慈悲」

佛法從緣起法的依存關係，確立慈悲為他的道德。緣起法，經中比喻為：「猶如束蘆，互相依住」。這如三根鎗的搭成鎗架一樣，彼此相依，都站立而不倒。不論除去那一根，其他的也立刻會跌倒，這是相依相成的最明顯的例子。

緣起的世間，就是如此。為他等於為己，要自利非著重利他不可。自他苦樂的共同，實為啟發慈悲心的有力根源。

B. 儒家「仁」

這在儒家，稱為「仁」。仁，本是果核內的仁，這是兩相依合，而在相合處，存有生芽引果的功能。存在與發生，是不能離相依相成的關係的。擴充此義來論究人事，仁的意義是二人——多數人，多數人相依共存的合理關係。在心理上，即是自他關切的同情感。和諧合作的同情，活潑的生機，即是仁。如人的身心失常，手足麻木或偏枯，精神呆滯或冷酷，即稱為麻木不仁。殘酷仇恨的破壞活動，在社會的依存關係中，也就是不仁。儒家的仁與泛愛，是合於緣起依存性的。

C. 墨家「兼愛」

又如墨家的「兼愛」，在說文中，兼像二禾相束的形狀。這與佛說的「束蘆」更為相近。由於理解得事物的相關性，人與人的相助共存，所以墨子強調人類愛，而主張兼愛。

（2）緣起相的無我

A. 佛法「無我」

佛法說緣起，同時就說無我。因為從緣而起的，沒有獨立存在的實體，就沒有絕對的自我。否定了絕對的自我，也就沒有絕對的他人。相對的自他關係，息息相關，所以自然地啟發為慈悲的同情。

B. 墨家「兼，無人也」

儒家與墨家，也有類似的見解。如墨經說：「兼，無人也」。從兼——彼此依存的意義去了解，就得到沒有離去自己的絕對他人。無人，是說一切他都是與自己有關的，這當然要愛，誰不愛自己呢？

C. 儒家「仁者無敵」

儒家說：「仁者無敵」。真能體會仁，擴充仁，一切都與自己相助相成，沒有絕對的對立物，所以決不把什麼人看作敵人，而非消滅他不可。儒仁，墨愛，豈不是與佛法的慈悲，有著類似嗎！

2. 非常的不同

〔(1) 佛法內證身心無我，外達自他無我；儒墨缺向內深觀，只向外無敵、無人〕

※不能內觀無我，即執我我所；從此對外的仁、愛，即不能實現無敵無人的理想

然還有非常的不同。佛說的慈悲，^{〔1〕}不但從自己而廣泛的觀察向外的關係，而理解得自己與他的相關性，如儒與墨一樣。^{〔2〕}佛法更從自己而深刻的觀察內在的關係，了解得自我，只是心色（物質）和合而相似相續的個體；雖表現為個體的活動，而並無絕對的主體。

所以佛法能內證身心的無我，外達自他的無我，而不像儒墨的缺乏向內的深觀，而只是體會得向外的無敵、無人。

不能內觀無我，即違反了事理的真相，不免為我我所執所歪曲。從此而發為對外的仁、愛，是不能做到徹底的無我，也就不能實現無敵無人的理想。

〔(2) 儒仁，出發於家庭本位（家屬愛），從此向外推，終究為狹隘的「家」拘蔽〕

還有，儒者的仁，在社會的自他關係中，出發於家庭的共同利樂，人倫——父子擴充為君臣，兄弟擴充為朋友，夫婦為道德的根源。從此向外推演，這才「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民吾胞也，物吾與也」¹⁵。

家庭的親屬愛，最平常，最切實，也最狹小。中國在家庭本位文化下，擴充到「四海皆兄弟」，「天下為公」，而終究為狹隘的「家」所拘蔽。重家而輕國，不能不說是近代中國不易進步的病根。說到天下為公，那是距離得更遠了。

〔(3) 佛法直從破自我出發，破狹隘對一切眾生慈悲；徹底與普遍，非儒仁可比〕

佛法直從自我主體的勘破出發，踏破狹隘的觀念，以一切眾生為對象而起慈悲；

這與儒者的仁愛，論徹底，論普遍，都是不可並論的。

（二）關於「緣起性」

1. 基督教

〔(1) 基督教的博愛，主要啟發於萬化同體同源的觀念，近於緣起法的平等性〕

論到基督教，他的核心，當然是博愛。耶和華——神為世間的創造主，人類的父。神對於人類，非常慈愛，所以人也應該愛神；體貼神的意思，要愛人如己，這多少根源於家屬愛，然主要是啟發於萬化同體同源的觀念，近於緣起法的平等性。

〔(2) 無始終限量、光明清淨喜樂的宗教經驗，依佛法說，是幻境、定境〕

基督教徒，不是沒有修持的。在虔敬的誠信，迫切的懺悔中，達到精神的集中時，也有他的宗教經驗。高深的，能直覺得忘我的狀態，稱為與神相見。神是無限的，光明的，聖潔——清淨的，也常聽見神秘的音聲。在當時，充滿了恬靜的喜樂與安慰；有時也發

¹⁵ 參見【民胞物與】宋張載《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意謂世人，皆為我的同胞；萬物，俱是我的同輩。後因以調泛愛一切人和物。（《漢語大詞典（六）》p.1420）

生一些超常的經驗。

這種無始終，無限量，光明，清淨，喜樂的宗教經驗，依佛法說，淺一些的是幻境，深一些的是定境。

〔3〕缺緣起無我的深觀，用自我的樣子而想像為創造神

由於神教者缺乏緣起無我的深觀，所以用自我的樣子去擬想他，想像為超越的萬能的神，與舊有的人類祖神相結合。

2. 例舉其他「有宗教經驗、玄學體會的」

有宗教經驗的，或玄學體會的，大抵有萬化同體，宇宙同源的意境。

如^{〔1〕}莊子說：「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並生」。^{〔2〕}墨子的「明天」，^{〔3〕}婆羅門教的梵，都有一種同體的直覺，而多少流出泛愛的精神。

3. 評比

〔1〕平等一如，本是事物的本性；因缺無我的智慧，在定心中想像為創造神

然而，平等一如，本是事事物物的本性。由於不重智慧，或智慧不足，在定心或類似定心的映現中，複寫而走了樣，才成為神，成為神秘的宇宙根源。

〔一〕佛法說：慈悲喜捨——四無量定——為梵行，修得就能生梵天。由於定境的淺深，分為梵、光、淨天的等級。¹⁶

〔二〕〔1〕婆羅門教的梵——或人格化為梵天，〔2〕與基督教的耶和華相近，不外乎在禪定的經驗中，自我的普遍化，想像為宇宙的本源，宇宙的創造者。

〔2〕創造神的根源有其神秘經驗；唯定慧深徹的佛法，能確指其來蹤去跡

創造神的思想根源，不但是種族神的推想，實有神秘的特殊經驗。

¹⁶（1）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95～p.96：

『雜』四五六經的光界、淨界，與二禪（少光、無量光、光音）、三禪（少淨、無量淨、遍淨）相當。光界是定中生光而見色，《中阿含經》中阿那律對此特為著重。淨界，成實論主解作空觀，不如一切有部的觀清淨色為是。八解脫的前三解脫，八勝處與十遍處中的前八遍處，都只是光中見色與淨色的禪定。稱歎世尊的妙法時，常說「天、魔、梵」所不及，這本是婆羅門教的世界觀。天是不脫生死的欲天；魔是生死的統治者；再進就是婆羅門教的梵我界了。佛教認為梵也未脫生死，是修四無量而到達的。外道的梵，本稱歎為光、為淨，佛教也就組為前三禪；除了無量心三昧（下、中、上三品）的修證外，與光中見色及淨色觀的禪定相合。

（2）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75～p.77：

三、『中阿含經』的『有勝天經』，『中部』作『阿那律經』（11.013）。『有勝天經』說：「有三種天：光天，淨光天，遍淨光天」（11.014）。…〔中略〕…『有勝天經』的三天，『阿那律經』作四天：少光天，無量光天，雜染光天，清淨光天。…〔中略〕…

三天或四天，不外乎光與淨，與七界的光界、淨界相當。其實，清淨（色相）是不能離光明的（11.015）。

成就四禪而不得解脫的，感得四禪天的果報。四禪諸天的名字，也是漸次成立的。經中常見的「天、魔、梵」：魔以下有種種天，如超出魔界，就名為梵天，這是適合於印度教的。佛教中，欲界以魔天（他化自在天）為最高，如出魔界，也就是離欲界的禪天，所以初禪天就名為梵天。

佛弟子修勝解觀，依光明相而現起，所以緣色法而修勝解的，不外乎光明相與清淨色相。修此而感報的，也就是光天與淨天，作為二禪天、三禪天的名字。由於光明相等有優劣，所以又分每一禪天為三天（或二天）。但在初期聖典中，四禪天的名字，是梵天，或梵眾天；光音天；遍淨天；廣果天。…〔下略〕…

唯有定慧深徹，事理如實的佛法，才能清晰地指出他的來蹤去跡。

（三）關於「（緣起事理相應的）慈悲」

1. 評老、莊的慈：不能深徹的內觀無我，故慈是孤立的、靜止的互不相犯

※近於印度隱遁、獨善的一流；慈愛是沒有積極闡揚

老、莊，有他形而上的體會：「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這玄之又玄的，並不擬想為神格，而直覺為神秘的大實在，為萬化的根源。

在這種意境中，老子雖說：「六親不和有孝慈」，而實慈為三寶之一。他不滿矯揉造作的孝慈，而主張任性與自然的孝慈，真情的自然流露。然而，不能深徹的內觀無我，所以慈是孤立的、靜止的互不相犯。「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鳥雀之巢，可攀援而觀」，缺乏關切的互助的仁愛。

這近於印度的隱遁、獨善的一流；在老莊的思想中，慈愛是沒有積極闡揚的。

2. 評基督教的博愛

（1）根源於迷妄的神造說

基督教的博愛，根源於迷妄的神造說。

（2）由於神的缺陷性，故其博愛無法完善

由於神的缺陷性，雖經過耶穌多少的洗革，還是無法完善。

A. 民族神偏愛「選民」，對外邦人（不信者、罪惡者）從不憐愍

這因為，耶和華本為希伯來的民族保護神，有著戰鬥與嚴酷的性格。對於不信者，罪惡者，外邦人的擊殺毀滅，神是從來不憐愍的。

民族神，必與民族的偏見相結合。所以以色列的民族神，選定了以色列人為「選民」。神要將權柄交給他們，使成為世界的統治者；要把其他的外邦人，置於以色列的統治之下。神的預言，神的恩典，不久要到來。

這種完成世界統治的狂想，並不是共產黨徒的新發明了。

B. 雖成全人類的宗教，然選民的偏愛未絲毫改變「外邦人轉為異教徒」

耶穌革新他，使成為全人類的宗教。然而選民的偏愛，並未絲毫改變。

這所以，基督教的世界傳道史，與侵略者的殖民政策，從來形影不離。到最近，南非的人種歧視，無色人種的澳洲，黑人在合眾國的實際地位，還是那樣的。

在神教徒的博愛中，完全合適。應該被統治的，被廢棄的，與神恩無分的外邦人，轉化為宗教性的異教徒。

C. 基督教的神學，信我、屬我的，才是生存；不信我、不屬我的，便是死亡

※宗教的獨佔性、排他性，不但論理不通，實表現非人性、不民主的猙獰面目

在基督教的神學中，永生天國，並不因你的善行，而因於信仰。不信神，不信耶穌，你的什麼也沒有用。換言之，信我的，屬於我的，才是生存；不信我的，不屬於我的，便是死亡。

這種宗教的獨佔性，排他性，不但論理不通，實在赤裸裸的表現著非人性的，不民主的

猙獰面目。過去歐洲的黑暗時代，對於異教徒，對於科學家的發明而不合神意的，受到教會的迫害，燒殺，這並不希奇，實是神教者的博愛觀內涵的應有意義。

〔(3) 神的博愛觀，正發展成新的姿態「共產主義」〕

※獨佔的、排他的階級愛，與「異我者仇」的殘酷，永久結合在一起

這種神的博愛觀，開始沒落為新的世界的黑暗時代。猶太人的馬克思，久受東正教熏陶的蘇俄人民，正發展成新的姿態：信仰共產主義的，屬於共產主義的，不反對共產主義的，是生存；不信的，違反的，有著自由思想的，便要受到清算，迫害。

共產黨徒對於善惡的看法，並不因你過去的行為。無論你怎樣的立德，立功，立言，有著怎樣的輝煌業績，只要你不信，你反對，你便是該死的！唯有你肯死心蹋地的跟他走，才是善良的「人民」。這種獨佔的、排他的階級愛，與「異我者仇」的殘酷，永久結合在一起。

千百年來，在西方文明中生根而長成的博愛觀，現在要享受他自己的果實了。

〔(4) 結：「無偏無黨」的仁慈者，應起來釜底抽薪，從根糾正過來〕

在這昏天黑地的時代，有著「無偏無黨」的仁慈者，應該起來釜底抽薪，從根糾正過來！

四 慈悲心與慈悲行

〔(一) 總說「菩薩以大悲而不得自在；菩薩的一切作為，都以慈悲為動力」〕

※菩薩的「捨己利他」，是完全的「忘己為他」

慈悲，是佛法的根本，佛菩薩的心髓。菩薩的一舉手，一動足，無非慈悲的流露。一切的作為，都以慈悲為動力。所以說：菩薩以大悲而不得自在。

為什麼不得自由自在？因為菩薩不以自己的願欲為行動的方針，而只是受著內在的慈悲心的驅使，以眾生的需要為方針。眾生而需要如此行，菩薩即不得不行；為眾生著想而需要停止，菩薩即不能不止。

菩薩的捨己利他，都由於此，決非精於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是完全的忘己為他。

〔(二) 別詳〕

1. 慈悲心——「慈、悲、喜、捨」四心

〔(1) 四心的意義〕

菩薩的慈悲心，分別為慈，悲，喜，捨——四心。

〔1〕慈，是以利益安樂、世出世間的利益，給予眾生。

〔2〕悲，是拔濟眾生的苦難，解除眾生的生死根本。

〔3〕喜，是見眾生的離苦得樂而歡喜，眾生的歡悅，如自己的一樣。

〔4〕捨，是怨親平等，不憶念眾生對於自己的恩怨而分別愛惡。

〔(2) 四心的總和，才能成為真正的菩薩心〕

〔一〕〔1〕「與樂」，〔2〕「拔苦」，為慈悲的主要內容。〔二〕然如〔1〕嫉妒成性，見他人的福樂而心裡難過；〔2〕或者仇恨在心，或者私情過重，不是愛這個，便是惡那個，這決不能引發

無私的平等的慈悲。

所以菩薩不但要有慈悲心，而且要有喜捨心。慈悲喜捨的總和，才能成為真正的菩薩心。

17

2. 慈悲行（利他行）——「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攝

※只有慈悲心是不夠的，要從實際的事行中，充實慈悲的內容

不過，但有悲心是不夠的，非有悲行不可。換言之，菩薩要從實際的事行中，去充實慈悲的內容，而不只是想想而已。

充實慈悲心的事行，名利他行，大綱是：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攝。

（1）統攝一切利他行：布施

^[1] 布施，或是經濟的施與，或是勞力，甚至生命的犧牲，稱為**財施**。

^[2] 從思想去啟導，以正法來開示，就是一言一句，能使眾生從心地中離惡向善，都稱為**法施**。

^[3] 如眾生心有憂惱，或處於惡劣的環境，失望苦痛萬分，菩薩以正法來開導他，以方便力來護助他，使眾生從憂怖苦惱中出來，這是**無畏施**。

布施有此三大類，可以統攝一切利他行，如離了布施，即沒有慈悲的意義了！

（2）實現利他行，還要有「愛語、利行、同事」

※愛語、利行、同事，是使布施成為有效，能達到真能利益眾生的方法

實現利他行，還要有愛語，利行，同事

A. 愛語

愛語，是親愛的語言。^[1] 或是和顏的善語，^[2] 或是苦切的呵責語，都從慈悲心流出，使對方感覺到善意，能甘心悅意的接受。

否則，^[1] 如**對貧窮或急難者**，以輕蔑，傲慢，調笑的語調去布施他，有自尊心的，都會拒絕接受施與。或者勉強接受，而內心引起反感。^[2] 又如**對人對事的評論**，如為善意的，有建設性的，容易使人接受而改善。不然，即使說得千真萬確，在對方的反感下，也會引起誤會與糾紛的。

B. 利行

利行，以現代語來說，即是**福利事業**。從公共的、大眾的福利著想，去施設慈濟的事業。

C. 同事

¹⁷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101：

四 菩提心修習的前提

談到修習菩提心，必須由淺而入深。從釋迦佛陀所開示的，大菩薩們常用一種方法，一種程序，來完成他們的菩提心。這修學程序，共有七個階段，即：知母，念恩，求報恩；**慈心，悲心**，增上意樂；菩提心。

在這以前，還要先具兩種觀念，平等想和悅意相。

…〔下略〕…

同事，是與大眾同甘苦。在工作方面，享受方面，都應一般化，與大家一樣，這是最能感動人的。

D. 小結

菩薩要慈悲利他，不能不講求方法。愛語，利行，同事，就是使布施成為有效的，能達到真能利益眾生的方法。

3. 結說：四攝，是慈濟眾生、和合眾生的基本，為領導者（攝）應有的德行

※菩薩「為尊為導」，非為領導的權威，是為慈濟眾生：非如此不能完成利益人類

這四者，是慈濟眾生、和合眾生的基本，為領導者（攝）應有的德行。

菩薩「為尊為導」，但不是為了領導的權威，是為了慈濟眾生，知道非如此不能攝受眾生，不能完成利益人類的目的。從慈悲心發為布施等行，為菩薩所必備的。¹⁸

菩薩的領導，並不限於政治，在任何階層，不同職業中，有慈悲心行的菩薩，總是起著領導作用。如維摩詰居士，他在一切人中，「一切中尊」。¹⁹

¹⁸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396 ~ p.398：
成熟眾生道，佛說以四攝：布施及愛語，利行與同事。

在菩提道中，自成熟佛道的六波羅蜜多，已經說過。說到「成熟眾生」的利他「道，佛說」要「以四攝」來攝化眾生。

四攝，是四種攝受眾生的方法。在家或出家的，無論是家庭、社會、國家，或在僧團中，在信徒中，要集成群的關係，起著領導作用，得到大眾的信任，肯接受教化，見於實行，就決不能離開這四攝。**四攝本為共世間的，世間的領導者，都不能離四攝的原則。菩薩是利他為先的，自然更需要四攝。從大乘的四攝利他，可知大乘的利他，是要有『同願同行』，而菩薩處於領導的地位。**

四攝中，

一、「布施」：**給以物質的利益，是攝受眾生的要訣。**無論怎樣兇猛的獸類，天天喂他吃，他也會聽從你。外道們以救濟物資，醫藥等來引誘，得到信徒增加的效果，也就是合於布施的原則。**所以菩薩的六度，以布施為第一。**

二、「愛語」：⁽¹⁾和樂的容貌，誠懇的態度，這是**談話所應有的態度。**⁽²⁾所說的話，或是世間善法，或是出世間的善法，總要**使對方知道是為了他的利益。那就是呵責他，也會樂意接受的。這裏面，需要談話的技巧。**

三、「利行」：**對他說的，要他做的，要能適合實情，使他得利益，於佛法中增長功德。**所以凡是不合需要，不是他所希望，不是他所能作的，雖是善法善事，也常會使他離心。

四、「同事」：**要與他作同樣的事。**長官與士兵同甘苦，就能得兵士的愛護與盡力，這就是同事攝的一例。從前叢林裏，住持與大眾，過一樣的生活：過堂（吃飯），上殿，坐香，出坡，一律平等，所以能統理大眾，一切無礙。**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善知識們都以自己所行的法門教他修學。自己所行的，與教人的不一致，這怎能得人信任服從呢？**

總之，**菩薩是依此四攝去行，所以為眾生導首，利益眾生。**

¹⁹ 《維摩詰所說經》卷1〈2 方便品〉（大正14，539a8-b9）：

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中略〕…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毘耶離；…〔中略〕…

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為說勝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若在刹利，刹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政宮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眾生。長者維摩詰，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

五 慈悲的長養

（一）慈悲是人類同有；慈悲的修習，重在擴充、淨化，不為狹隘自我所歪曲

慈悲心，是人類所同有的，只是不能擴充，不能離開自私與狹隘的立場而已。由於自私，狹隘，與雜染混淆，所以被稱為情愛。

古人詠虎詞說：「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慈愛實為有情所共有的，殘忍的老虎，也還是如此。

所以慈悲的修習，重在怎樣的擴充他，淨化他，不為狹隘自我情見所歪曲。所以慈悲的修習，稱為長養，如培養根莖²⁰，使他成長一樣。

（二）長養慈悲心，略有二大法門（偏約世俗說，緣世俗相而生起）

據古代聖者的傳授，長養慈悲心，略有二大法門。

1. 自他互易觀

※還只是擴充自我的情愛，雖能長養慈悲，而不能淨化完成

一、自他互易觀：淺顯些說：這是設身處地，假使自己是對方，而對方是自己，那應該怎樣？對於這一件事，應怎樣的處理？

誰都知道，人是沒有不愛自己的，沒有不為自己盡心的。我如此，他人也是如此。如以自己的自愛而推度他人，設身處地的為他人著想，把他人看作自己去著想，慈悲的心情，

另參印順導師《無諍之辯》p.197～p.200：

菩薩入世的大乘行，或以十善為代表，稱十善菩薩，而實是人間的一切正行。本生談也好，大乘經也好，簡要或深廣，多少不同，而表現入世的意義，是一樣的。大乘經中，

〔一〕或從宣揚佛法以表達大乘，如維摩長者那樣，到處方便攝導，利益眾生。論究學問也好，經營實業也好，從事政治也好，辦理教育也好……那一樣不表達大乘的入世？

〔二〕從參學佛法以表達大乘，如善財童子所參訪的善知識——法官也有，語言學家也有，比丘、比丘尼也有，航海家也有，工程師也有，嚴刑、善政的政治家也有……那一樣不表達大乘的入世？以善財參訪的善知識來說，利益眾生的大乘，是遍及人間一切正行的。大乘行者，站定自己崗位，各守本分。不但自己從事的事業，是正行而有益於人生，而又藉此事業，攝受同願同行，從自己當前的事情，融入佛法而導歸大乘。所以製香師說香法，航海家說海法、船法，語言學家說語言法……。自己所行的，就是自己所攝導眾生的。自己所教化的，就是自己所行的。所以大家都說：「我但知此一法門」。一切正行的總和，表現了法界莊嚴無盡的大乘法門。大乘遍及人間的一切正行，那一樣不是入世？但有一前提，就是發菩提心。沒有，這些都不是佛法。有了菩提心，這些都融歸大乘，成為成佛的因行。所以善財童子總是說：我已發菩提心，不知云何修菩薩行。

…〔中略〕…

…〔中略〕…人間一切正行（種田種菜也不例外），都可以利益眾生，都是菩薩事業，都是攝化道場，都是成佛因行。菩薩利濟眾生，可以從政而不一定要從政。…〔中略〕…

菩薩遍及各階層，不一定是喧赫的領導者。隨自己的能力，隨自己的智慧，隨自己的興趣，隨自己的事業，隨自己的環境；真能從悲心出發，但求有利於眾生，有利於佛教，那就無往而不是入世，無往而不是大乘！這所以菩薩人人可學。

如不論在家出家，男眾女眾，大家體佛陀的悲心，從悲願而引發力量：真誠、懇切，但求有利於人。我相信：涓滴、洪流、微波、巨浪，終將匯成汪洋法海而莊嚴法界，實現大乘的究極理想於人間。

否則，根本既喪，什麼入世、出世，都只是戲論而已！

²⁰ 【孽(ㄋㄧˋㄟˋ)】16.通“孽”。分枝；幼芽。（《漢語大詞典(四)》p.252）

自然會油然而生起來。

《法句》說：「眾生皆畏死，無不懼刀杖，以己度他情，勿殺勿行杖」。這與儒家的恕道一致，但還只是擴充自我的情愛，雖能長養慈悲，而不能淨化完成。

2. 親怨平等觀

（1）從親而疏而怨，次第的擴充起慈悲心

二、親怨平等觀：除自愛而外，最親愛的，最關切的，沒有比自己的父母、夫妻、兒女了。最難以生起慈悲心的，再沒有比怨恨、仇敵了。為了長養慈悲心的容易修習，不妨從親而疏而怨，次第的擴充。

一切人——眾生，可分為三類：親、中、怨。這三者，或還可以分成幾級。

A. 親

先對自己所親愛的家屬，知遇的朋友，觀察他的苦痛而想解除他，見他的沒有福樂而想給予他。修習到：親人的苦樂，如自己的苦樂一樣，深刻的印入自心，而時刻想使他離苦得樂。

B. 中

再推廣到中人，即與我無恩無怨的。仔細觀察，這實在都是於我有恩的；特別是無始以來，誰不是我的父母，師長？

對於中人的苦樂，關切而生起慈心，悲心，修習到如對自己的恩人親愛的家人一樣。

C. 怨

如能於中人而起慈悲心，即可擴大到怨敵。

怨敵，雖一度為我的怨敵，或者現在還處於怨敵的地位，但過去不也曾對我有恩嗎？為什麼專門記著怨恨而忘記恩愛呢！

而且，他的所以為怨為敵，不是眾生的生性非如此不可，而只是受了邪見的鼓弄，受了物欲的誘惑，為煩惱所驅迫而不得自在。眼見他為非作惡，愚昧無知，應該憐憫他，容恕他，救濟他，怎能因自己小小的怨害而瞋他恨他？

而且，親與怨，也並無一定。如對於親人，不以正法，不以慈愛相感召，就會變成怨敵。對於怨敵，如能以正法的光明，慈悲的真情感召，便能化為親愛。那為什麼不對怨敵而起慈悲心，不為他設想而使離苦得樂呢！

（2）慈心普遍到一切，才是佛法中的慈悲（還是偏約世俗說）

以種種的觀察，次第推廣，達到能於怨敵起慈悲心，即是怨親平等觀的成就，慈心普遍到一切，這才是佛法中的慈悲。²¹

慈悲，應長養他，擴充他；上面所說的法門，是最易生起慈悲的修法。

²¹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56：

⁽¹⁾ 慈、悲、喜、捨三昧的修習，達到遍一切眾生而起，所以名為無量，與儒者的仁心普治，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相近。但這還是世間的、共一般的道德，偉大的而不是究竟的；

⁽²⁾ 偉大而究竟的無量三昧，要通過無我的解脫道，才能有忘我為人的最高道德。

六 慈悲的體驗

（一）慈悲與智慧，並非相反；智慧的體證，也就是慈悲的體現

上面所說的長養慈悲，都還是偏約世俗說。

〔一〕一分聲聞學者，以為慈悲只是這樣的緣世俗相而生起，這決非佛法的本義。²²

〔二〕依大乘法說，慈悲與智慧，並非相反的。^{〔1〕}在人類雜染的意識流中，情感與知解，也決非隔裂的。可說彼此相應相入，也可說是同一意識流中泛起的不同側面。^{23〔2〕〔A〕}如轉染還淨，^{〔a〕}智慧的體證，^{〔b〕}也就是慈悲的體現；決非偏枯的理智，而實充滿著真摯的慈悲。^{〔B〕}如佛陀的大覺圓成，^{〔a〕}是大智慧的究竟，^{〔b〕}也是大慈悲的最高體現。²⁴

²²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27：

無量心解脫，包含了^{〔1〕}適應世俗，^{〔2〕}佛法不共二類。

^{〔1〕}一般聲聞學者，都以為：四無量心緣廣大無量的眾生，無量是眾多難以數計，是勝解——假想觀，所以是世間定。

^{〔2〕}但「量」是依局限性而來的，如觀一切眾生而超越限量心，不起自他的分別，就與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質多羅長者以為：無量心解脫中最上的，是空於貪、瞋、癡的不動心解脫，空就是無量。這一意義，在大乘所說的「無緣慈」中，才再度的表達出來。

²³ 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a7 ~ p.a8：

智慧與慈悲，為佛法的宗本，而同基於緣起的正覺。

從智慧（真）說：一切是緣起的存在，展轉相依，剎那流變，即是無我的緣起。無我，即否定實在性及所含攝得不變性與獨存性。宇宙的一切，沒有這樣的存在，所以否認創造神，也應該否定絕對理性或絕對精神等形而上的任何實在自體。唯神、唯我、唯理、唯心，這些，都根源於錯覺——自性見的不同構想，本質並沒有差別。緣起無我（空）的中觀，徹底否定這些，這才悟了一切是相對的，依存的，流變的存在。相對的存在——假有，為人類所能經驗到的，極無自性而宛然現前的不能想像有什麼實體，但也不能抹煞這現實的一切。

從德行（善）說：緣起是無我的，人生為身心依存的相續流，也是自他依存的和合眾。佛法不否認相對的個性，而一般強烈的自我實在感——含攝得不變、獨存、主宰——即神我論者的自由意志，是根本錯誤，是思想與行為的罪惡根源。否定這樣的自我中心的主宰欲，才能體貼得有情的同體平等，於一切行為中，消極的不害他，積極的救護他。

自私自利的神我論者，沒有為他的德行，什麼都不過為了自己。唯有無我，才有慈悲，從身心相依、自他共存、物我互資的緣起正覺中，涌出無我的真情。真智慧與真慈悲，即緣起正覺的內容。

²⁴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162 ~ p.165：

慧之究極體相 初習慧學，總是要依最究竟、最圓滿的智慧為目標，所以對於慧的真相如何，必先有個概括的了解，否則因果不相稱，即無法達到理想的極果。現在所指的智慧，是約菩薩的分證到佛的圓滿覺而說的。…〔中略〕…真實圓滿的大乘智慧，其究極體相，可從四方面去認識：

一、信智一如：…〔中略〕…

二、悲智交融：聲聞者的偏真智慧，不能完全契合佛教真義，即因偏重理性的體驗生活，慈悲心不夠，所以在證得究竟解脫之後，就難以發大願，廣度眾生，實現無邊功德事了。菩薩的智慧，才是真般若，因為菩薩在徹底證悟法性時，即具有深切的憐愍心，廣大的悲願行。慈悲越廣大，智慧越深入；智慧越深入，慈悲越廣大，真正的智慧，是悲智交融的。大乘經說：悲心悲行不足，而急求證智，大多墮入小乘深坑，失掉大乘悲智合一的般若本義，障礙佛道的進修。

三、定慧均衡：…〔中略〕…

四、理智平等：…〔中略〕…

以上四點，是智慧應有的內容。其中信智一如、定慧均衡、理智平等，可通二乘偏慧，唯悲智交融是大乘不共般若的特義。…〔下略〕…

〔三〕如離開慈悲而說修說證，即使不落入外道，也一定是焦芽敗種的增上慢人！²⁵

〔二〕慈悲可分為三類

慈悲可分為三類：

1. 眾生緣慈：一般凡情的慈愛

※不明我法二空，緣「實有眾生、實有苦樂法」

一、眾生緣慈：這是一般凡情的慈愛。不明我法二空，以為實有眾生，見眾生的有苦有樂，而生起慈悲的同情。這樣的慈愛，無論是大仁，博愛，總究是生死中事。

2. 法緣慈：二乘聖者的心境

※悟解眾生無我，不能徹了一切法空，緣「假名眾生、有感業苦法」

二、法緣慈：這是悟解得眾生的無我性，但根性下劣，不能徹底的了達一切法空，這是聲聞、緣覺的二乘聖者的心境。見到生死的惑、業、苦——因果鉤鎖，眾生老是在流轉中不得解脫，從此而引起慈悲。

法緣慈，不是不緣眾生相，是通達無我而緣依法和合的眾生。如不緣假名的我相，怎麼能起慈悲呢！

3. 無所緣慈：佛菩薩的實證

〔1〕通達我法畢竟空，緣「如幻假名的我法」

三、無所緣慈：這不像二乘那樣的但悟眾生空，以為諸法實有；佛菩薩是徹證一切法空的。但這不是說偏證無所緣的空性，而是於徹證一切法空時，當下顯了假名的眾生。

緣起的假名眾生即畢竟空，「畢竟空中不礙眾生」。智慧與慈悲，也可說智慧即慈悲（「般若是一法，隨機立異稱」）的現證中，流露真切而憫苦的悲心。

〔2〕特明「慈悲的激發、流露，必緣眾生相」

佛菩薩的實證，如但證空性，怎麼能起慈悲？所以慈悲的激發，流露，是必緣眾生相的。但〔1〕初是執著眾生有實性的；〔2〕次是不執實有眾生，而取法為實有的；〔3〕唯有大乘的無緣慈，是通達我法畢竟空，而僅有如幻假名我法的。

有些人，不明大乘深義，以為大乘的體證，但緣平等普遍的法性，但是理智邊事。不知大乘的現證，一定是悲智平等。離慈悲而論證得，是不能顯發佛菩薩的特德的。

〔3〕評「儒家的體見仁體」

中國的儒家，從佛法中得少許啟發，以為體見「仁體」，充滿生意，略與大乘的現證相近。²⁶

然儒者不能內向的徹證自我無性，心有限量（有此彼相），不可能與佛法並論。²⁷

²⁵ 案：自以為得聲聞果，其實未得。如下文所說的二乘聖者亦有慈悲：「二、法緣慈：這是悟解得眾生的無我性，但根性下劣，不能徹底的了達一切法空，這是聲聞、緣覺的二乘聖者的心境。」

²⁶ 另參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70 ~ p.71：

代表圓滿而究竟的大乘菩薩行，以三義為菩薩學行的宗本，為不容疑的定論；儒家雖不夠深廣，而三達德的精神，與菩薩行最為相近。

²⁷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一冊》p.114 ~ p.119：

佛法中說到，**菩薩智慧越高，慈悲就越大；並非是有了慈悲便沒有了智慧**。假如只有慈悲，沒有智慧，則無異於凡夫；只有智慧，沒有慈悲，那麼這種智慧也就和小乘一樣了。所以**菩薩應該是悲智一如；大乘法應該是慈悲與智慧平等的**。那麼要如何才能使得慈悲與智慧平等呢？

佛法之中有不少話是為佛教徒所常說，而幾乎成為口頭禪的，比如：**同體大悲、無緣大慈**等。但『同體大悲、無緣大慈』所指的是什麼？在這裏我們必須要有一番分別，才能了解何以菩薩在通達了一切法空的境界後，還能夠有慈悲心。

我們先要知道，慈悲心究竟是如何生起來的？**慈悲心是緣眾生而生起的**。如果不知道有眾生，則慈悲心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生起來的。不論是對於我們的親屬或朋友，甚或是小動物，當見到他們的苦痛時，我們便發起了慈悲心，想要消除他們的痛苦（這是悲），或者是使他們得到快樂（這便是慈）。**既然緣眾生而生起，那又怎麼會是無緣大慈？般若與慈悲，如何能合得起來呢？**

佛法中，**慈（悲）有三類：**

〔一〕第一類是**眾生緣慈**：是緣眾生而起慈心。由於在生起慈悲心時，心境上便顯現了一個一個的眾生。平常我們見到眾生，總會把他們當做是一個個實實在在的獨立自體。比如，當見到一位多年未見的老朋友，內心中會有種種感想，他變老了、變瘦了，或者是變胖了等等；總會把他當做是固定的個體，而只是瘦弱或肥大。似乎這個人的本身，是一定的，不會有什麼變化的。因此，我們對於眾生，總是執著於他各人有他的實有自體；人人有此觀念，以這樣的認識再來起慈悲心，便是眾生緣慈。眾生緣慈修得慈定的，可以得生梵天。

〔二〕第二種是**法緣慈**：其境界的程度較高，已經超出一般人之上。他所見到的個體，張三是張三，李四是李四，人還是人，狗也仍然是狗；但他了解到我們所見到的一個個眾生，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永恒不變的東西，可以說，他已經體解了無我的真理。但是無我，並沒有抹煞眾生的生死輪迴；生死還是生死，輪迴還是輪迴，眾生還是眾生，不過其中沒有了實我，只有「法」的因緣起滅而已。佛在阿含經裏便說到：人只不過是六根和合，除眼、耳、鼻、舌、身、意之外，要求『我』是不可得的。佛又分析，人不外是色、受、想、行、識五蘊和合；或者是不外乎地、水、火、風、空、識，這六大結合起來便成為人，此外求人，再不可得。所以佛一再宣說，除了法之外，根本就沒有如外道所想像的，一個永恒不變的真我。如此一來，好像只有幾種元素，只有法而沒有了眾生。這在佛法，便稱之為我空，沒有真實的我，而只有諸法因緣和合的假我而已。如此，見到眾生，儘管他沒有我，但是由於因緣和合而起煩惱、造業、受果報；一下子得升天上，一下子又生在人間，歡喜不了多久，又有新的苦惱，永遠是在那裏哭哭不已。若由此而生起慈悲心則為法緣慈，這在一般人是不可做到的。

大多數的人所具有的，是眾生緣慈；若談到眾生的苦惱，總想成有個實實在在的眾生在那裏苦惱著。

法緣慈，必須是在證悟了聲聞乘的聖果以後而起的慈悲心，但這還不能一切法空與慈悲相應。在證得聖果的，雖決定不執諸法實有，但心目中的法，還是呈現實有的形相。

如對六根、五蘊，看成實在存在著的；沒有證得的學者，就會在法上執著，而成「法有我無」的思想。舉個例子來說：平常人見到書，便會把書當做是實實在在的。而法緣慈的人，便會了解書是一張張的白紙裝訂起來，然後在白紙之上寫了黑字。同樣是書本，它卻可以是令人起恭敬心的經典，也可以是一本普通的小說，甚或是一本禁書等等。因此，**知道書本是不實有的，但是他卻執著於那一張張的紙與那些黑字，認為它們是實有的**。所以小乘人，多數認為除了法之外，假我是不存在的。法緣慈就是這樣，雖然知道眾生無我，但卻有眾生的假相；否則，連眾生相都沒有了，怎麼還會起慈悲心呢？法緣慈就是二乘聖者的慈心，依凡夫境界來說，已經是相當地高深而不能得了。

〔三〕最高深的慈悲，是「**無緣慈**」。小乘人所執著的法，在大乘人看來，依然是屬於因緣和合的。我們的身心活動，依然是由因緣和合而生起變化；那麼不但眾生是由因緣假合，即使一切法也是由因緣假合，這樣才能夠了解到一切如幻如化，並沒有真實的眾生與法。在我法皆空，因緣和合，一切法如幻如化之中，眾生還是要作善生天上，或是作惡墮到惡道，享樂的享樂，痛苦的痛苦，在生死輪迴之中永遠不得解脫。菩薩便是在這個境界上生起慈悲心。

如有一個人很早便去就寢了，不久之後，大家聽到他的驚懼喊叫聲，跑去一看，知道他是做了惡夢，但是叫他卻又不容易叫醒。這時，我們就很容易地想到，他夢中所見的，明明就是虛幻不實有的東西，但是他的痛苦卻又是如此真切，如此深刻。菩薩眼中所見到的眾生，沈溺在苦海中便是如此的情況。

因此，菩薩並非見到了真實的眾生，或真實的法而起慈悲心的。他是通達了一切法空之後而起慈悲心的，這便叫做無緣慈。在一切法空的深悟中，不礙緣有，還是見到眾生的苦痛，只是不將它執以為實有罷了。

（三）契合佛的精神，決非偏枯的理智體驗，而是悲智融貫的實證

1. 四種三昧，與四法印相契合

在體證法性的現觀中，《阿含經》中本有四名，實與四法印相契合。

無所有（無願）·····	諸行無常
無量·····	所受皆苦
空·····	諸法無我
無相·····	涅槃寂靜

2. 無量三昧可離欲，與空、無相、無願同義（但在聲聞佛教的昂揚中被遺忘）

無量三昧，是可以離欲的，與空、無相、無願的意義相同。但在聲聞佛教的昂揚中，無量三昧是被遺忘了。

3. 無量三昧，即是「緣起相依相成、無自無他而平等的正觀」

不知道，**無量即無限量**，^[1]向外諦觀時，慈悲喜捨，遍緣眾生而沒有限量，一切的一切，名為四無量定。^[2]向內諦觀時，眾生的自性不可得，並無自他間的限量性。所以**無量三昧**，即是緣起相依相成的，無自無他而平等的正觀。通達自他的相關性，平等性，智與悲是融和而並無別異的。²⁸

4. 評比：無量三昧，被聲聞遺忘（初期佛教唯一不幸事件），到大乘才開顯出來

無量三昧的被遺忘，說明了聲聞佛教的偏頗。**佛教的根本心髓——慈悲，被忽視，被隱沒，實為初期佛教的唯一不幸事件。到大乘佛教興起，才開顯出來。**²⁹

到這時，般若與慈悲二者便可說是合而為一，這才是真正的大乘慈悲，所以又叫它為同體大悲。

一切法都是平等的，而就在這平等中，沒有了法與眾生的自性，而法與眾生宛然現前。即空而起慈，這便叫無緣慈。

所以講到佛菩薩的慈悲，這其中一定有般若，否則便不成其為真正的慈悲。講到般若，也必須包含了慈悲，否則這種智慧也就不是佛菩薩的智慧了。

²⁸（1）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27：

無量心解脫，包含了適應世俗，佛法不共二類。一般聲聞學者，都以為：四無量心緣廣大無量的眾生，無量是眾多難以數計，是勝解——假想觀，所以是世間定。

但「量」是依局限性而來的，如觀一切眾生而超越限量心，不起自他的分別，就與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質多羅長者以為：無量心解脫中最上的，是空於貪、瞋、癡的不動心解脫，**空就是無量**。這一意義，在大乘所說的「無緣慈」中，才再度的表達出來。

（2）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56：

^[1]慈、悲、喜、捨三昧的修習，達到遍一切眾生而起，所以名為無量，與儒者的仁心普洽，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相近。但這還是世間的、共一般的道德，偉大的而不是究竟的；

^[2]偉大而究竟的無量三昧，要通過無我的解脫道，才能有忘我為人的最高道德。

²⁹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46 ~ p.247：

與戒律有關的慈悲，聲聞也不能說沒有的。但佛滅百年，已被歪曲為粗淺的了（四分律七百結集）。聲聞者不能即俗而真，不能即緣起而空寂，以為慈悲等四無量心，但緣有情，不能契入無為性。

不知四無量心是可以直入法性的，如質多羅長者為那伽達多說：無量三昧與空三昧、無相三昧、無所有三昧，有差別義，也有同一義。約「無諍」義說，無量與無相等，同樣是能空於貪、瞋、癡、常見、我、我所見的（雜含卷二一·五六七經）。從空相應緣起來說，由于有情無自性，是相依相緣相成，自己非獨存體，一切有情也不是截然對立的，所以能「無怨無瞋無恚」。了達有情的沒有定量性，所以普緣有情的慈悲——無緣慈，即能契入空性。

5. 總結：唯有最高的道德（大慈悲），才能徹證真實而成般若

所以佛弟子的體證，如契合佛的精神，決非偏枯的理智體驗，而是悲智融貫的實證。是絕待真理的體現，也是最高道德（無私的、平等的慈悲）的完成。

唯有最高的道德——大慈悲，才能徹證真實而成為般若。所以說：「佛心者，大慈悲是」。

四三昧中，三三昧即三解脫門，依三法印而成觀；無量三昧，即是依苦成觀。觀一切有情的苦迫而起拔苦與樂的同情，即「無量心解脫」。

由於聲聞偏重厭自身苦，不重愍有情苦；偏重厭世，不能即世而出世，這才以無量三昧為純世俗的。聲聞的淨化自心，偏于理智與意志，忽略情感。所以德行根本的三善根，也多說「離貪欲者心解脫，離無明者慧解脫」，對於離瞋的無量心解脫，即略而不論。聲聞行的淨化自心，是有所偏的，不能從淨化自心的立場，成熟有情與莊嚴國土；但依法而解脫自我，不能依法依世間而完成自我。

這一切，等到直探釋尊心髓的行者，急于為他，才從慈悲為本中完成聲聞所不能完成的一切。